

服装起源的再研究

李斌^{1a,2}, 杨振宇^{1a}, 李强^{1b,3}, 袁大鹏^{1a}

(1. 武汉纺织大学 a. 服装学院; b. 《服饰导刊》编辑部, 武汉 430073; 2.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3;
3. 江西服装学院 服饰文化研究所, 南昌 330201)

摘要: 服装起源问题一直是服装文化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三条研究路线的困境分析基础上,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文章将古汉字字源学与哲学二维融合来深入研究服装起源的本质。研究表明:从古汉字字源学研究路线上看,与服装相关的古汉字可以映证服装源于携带工具的客观需要,并且其材质为皮质;从哲学研究路线上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服装的雏形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携带工具的原始皮质腰带,它是原始人类提高生存几率的重要工具,而成型的服装又是原始人类走出非洲,扩展生存空间的基础。

关键词: 服装; 进化; 工具; 起源; 甲骨文

中图分类号: TS941.1; K876.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8)09-0098-08 引用页码: 091303

A further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lothing

LI Bin^{1a,2}, YANG Zhenyu^{1a}, LI Qiang^{1b,3}, YUAN Dapeng^{1a}

(1a. School of Fashion; 1b.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Fashion Guide,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 The Research Cent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3, China; 3. Research Laboratory of Apparel Culture,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of cloth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apparel cul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e dilemma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search routes including philology,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combination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 of clothing was studied by combin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and philosoph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research route of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ssociated with clothing can reflect the origin of clothing stemmed from objective needs of carrying tools whose material are cort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route, clothing prototype originated from carrying cortical bel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evolu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primitive humans to increase their survival rate. And the formed clothing is the basis for them to get out of the Africa and expand their living space.

Key words: clothing; evolution; tools; origin; oracle

关于服装起源的学说,学术界的观点不下十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护体说、保暖说、性吸引起

说、遮羞说、装饰说等。然而,其实质是以服装产生的必然性作为服装起源研究的前提,辉格史观(以今观古)比较严重。事实上,着装只是人类多条进化路线中的一条分路径,它是人类进化到更加文明阶段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正如库克(Cook)在论及翡及安人时说,“他们情愿裸体,却渴望美观”^{[1][42]}。很明显,这些代表性的服装起源学说是通过对服装最初功能的一种反推与假设^[2]。近年来,贝尔纳^[3]提出的“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观点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收稿日期: 2017-12-01; 修回日期: 2018-06-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ZH079);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Q086); 武汉纺织大学国家级项目培育计划项目(武纺大科(2016)3号)

作者简介: 李斌(1979—),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纺织工程、纺织服装史及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通信作者: 袁大鹏,教授,1312658239@qq.com。

由于贝尔纳只是用寥寥数语提出这一观点,陶园等^[2]通过分析古汉字字源,运用结合事实的推测演绎法,论证了服装是作为盛器以工具的身份起源。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和古汉字字源学论证的方法,并基于对服装起源常规路线的困境分析,站在反辉格史观(以古观古)的角度,以古汉字字源学为依据,科学技术哲学为指导,为服装起源于皮质腰带的观点进行引发和深入研究。

1 服装起源常规研究路线的困境

服装起源常规研究路线主要包括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三条研究路线。然而,由于服装起源于人类进化之初,属于史前文明的范畴,距离现代时间比较久远,造成文献学资料观点相互矛盾,考古学研究文物缺失严重的状况。而人类学则是对现代“原始人”的语言、行为及社会属性的考察后,所进行的一种对真正原始人生存状态的反推。因此,这三条研究路线都有各自研究困境。

1.1 文献学研究观点相互矛盾的困境

所谓文献学是指有关古代文献典籍阅读、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中国现在还保存着浩如烟海的古文献,其中也有大量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状况的记载。笔者总结其中与服装起源相关的文献,发现这些古文献中主要包括服装起源保护说的观点。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古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持服装起源保护说的观点。如汉末刘熙的《释名·释衣服》(成书于210年前后^[4])所言“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又如,《庄子·盗拓》(成篇于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5])中载“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6]。然而,儒家和道家关于衣的概念却有所不同。《释名·释衣服》中认为,衣是用来避寒暑的,并没有明确指出衣的材质一定为纺织面料;而《庄子·盗拓》中则明确指出织的才为衣。

另外,从服装起源的时间来看,儒道两家的观点相差甚远。由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成书时间有西汉^[7]、东汉^[8]、二戴之后郑玄之前^[9])篇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10]可知,儒家学者认为服装起源于先民未使用火之前,然而,人类控制用人的历史

到今已有50万年,甚至100万年以上的历史^[11]。相反,道家《庄子·盗拓》中则认为服装起源于先民使用火之后的神农氏炎帝时代,即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远古时代距今过于久远,从文献学角度看,服装起源的时间问题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

事实上,使用古文献对服装起源进行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需要对这些古文献出现的年代进行考证以确定其观点的时间下限。如《礼记》中有关服装起源的记载,只能反映《礼记》成书时代关于服装起源的一种观点,即古人以辉格史观来看待服装的起源;其次,需要对古文献内容的真伪及版本进行勘定。一方面,中国古文献数量虽然汗牛充栋,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的伪书,都是古人假借远古的名人所作的一些书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的伪书,经部有173部,史部有93部,子部有317部,集部有129部,另外尚存疑问之书,以及佛藏、道藏之伪书,亦有493部,加在一起,共计为1105部^[12]。另一方面,中国古文献的版本问题也是一大困扰。中国古文献的流传时间较长,由于抄写、印刷及重新编纂、增删等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因此,对于其中涉及服装起源的记载还需要确定最早的版本,以便获得准确的信息。

1.2 考古学研究文物严重缺失的困境

织物是极易腐烂的,找到中国人最早的服装文物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制作服装的骨针却能变为化石而长久保存下来,因此,骨针的发现对于研究服装起源的下限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国目前的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骨针,说明中国服装起源的下限应不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如1930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骨针(图1),该骨针针长8.2cm,只有火柴棒粗,针身微弯,刮磨得很



图1 山顶洞人的骨针

Fig. 1 The bone needle of mountain cave people

光滑。一头是锋利的针尖,一头是用极为尖利的器物挖成的针眼,虽发现时针眼已残,但不难看出它的原貌。骨针的发现证明山顶洞人已经有缝制衣服的能力,不再赤身露体了^[13]。而山顶洞人的年代,根据对同期出土兽骨的C¹⁴检测,其年代应为距今11000年左右^[14]。也就是说中国服装起源的下限应远早于距今11000年以前。

此外,在中国境内比山顶洞人更古老的原始人类遗址中并没有发现骨针,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原始人类就没有服装。因为最初的服装很可能就是直接将兽皮披裹在身上的形制,并不需要用针来缝制。因此,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只能确定服装起源的时间下限,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

1.3 人类学研究以偏概全的困境

人类学、民族志积累了大量现代“原始社会”着装的资料。从这些资料来看,大部分资料似乎能为服装起源审美说、标识说等提供一些合理的证据。笔者认为,究其根源人类学的研究路线通常是针对某些现存的原始部落中“原始人”所进行着装行为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路线存在着一些先天缺陷。首先,人类学路线所研究的并不是史前时代的原始人,而是现代“原始人”。这些“原始人”虽然可能保留了某些史前时代原始人的思维特征,但两者相差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时间,现代“原始人”的着装动机和史前原始人的着装动机根本无法完全契合。其次,现代“原始人”的发展状态远没有达到文明的状态,并且他们的生存环境又相对较为封闭和单一,只能算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选择之一。赤裸的现代“原始人”可能正因为缺乏着装动因的刺激而无法启

动文明的进程。因此,用现代“原始人”的行为方式去解释人类服装起源的问题显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 古汉字字源学方面的分析

中国古代的造字法有“四体二用”之说,“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二用”即转注、假借^[15]。特别是象形、指事、会意能够反映造字的根本意图,尤其是在甲骨文、金文、篆体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因此,将与“衣”有关的这些古代汉字进行字源分析,对于寻找服装的起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可以从中华获知服装起源的一些信息。

从中国古汉字的字源分析上看,服装的起源似乎与工具有着密切的关系,贝尔纳^[3]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就已提出这一观点,只是未曾深入探讨。根据文献[2]的研究方法,笔者尝试对与服装起源于工具的部分古汉字(表1)和反映服装种类与材料相关的部分古汉字(表2)的字源分析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由表1可知,“衣”在作为字根时,表达的是包裹的意思。如将采集的果实(果)用衣服(衣)包住被称为“裹(裹)”字;男子(壮)远行时打包裹物(衣)叫“装(装)”字等。当然,“衣”除了被作为携带工具外,还可被作为打猎的工具。如“奋(奋)”从现代汉字的角度看,似乎与“衣”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从该字的古汉字字源分析则充分反映了“衣”在远古时期可能兼作为一种捕鸟的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汉字字源分析成为服装起源工具说的重要辅证材料,这也是西方拼音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表1 辅证服装起源于工具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1 Analysis of source of som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prove the origin of clothing

现代汉字	字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衣	𠂔(甲骨文)	人 + 彡(两片弯折的片状物)	装东西的盛器
裹	裹(篆体)	衣(衣) + 果(果)	古人用衣服包从山上采的野果
奋	奋(金文)	衣(衣) + 鸟(鸟) + 田(田)	用衣物全力捕捉田野草丛中的鸟雀
装	装(篆体)	壮(男人) + 衣(衣)	古代男子为远行打包束袋

由表2可知,首先,古汉字反映了中国远古时期制作服装的材料非常丰富,有毛皮、葛、麻、棕等材料。如“裘(裘)”就是在“衣(衣)”表面有一层毛(彡),即皮毛的衣;“袞(袞)”则是用棕毛制作的衣;而“褐(褐)”的制作材料为葛、麻之类。其次,古汉字

又反映了中国远古时期服装的一些形制。如“裙(裙)”准确反映了“男子(男)”腰间的遮羞布“巾(巾,布)”为裙的原型,而无袖开衩的“衫(衫)”则为“衫”等。最后,根据表2所示的 these 与服装种类与材料相关的部分古汉字的字源分析,笔者大胆推测最初的服

表 2 服装种类与材料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2 Analysis of source of som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ed to Clothing types and materials

现代汉字	字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裘	𠂔(甲骨文)	𠂔(衣) + 彡(毛)	毛皮大衣
衷	衷(篆体)	𠂔(衣) + 中(中,里面)	穿在里面的内衣
衫	衫(篆体)	𠂔(衣) + 三(三,布条)	无袖管的开衩上衣
裳	裳(篆体)	尚(高级) + 衣(衣)	正式服装,一种连体衣,似袍
裙	裙(篆体)	君(男子) + 巾(巾,布)	古代男子的下装
袞	袞(篆体)	𠂔(衣) + 公(公,王侯)	古代王公侯爵穿的礼服
衰	衰(篆体)	𠂔(衣) + 𠂔(大量向下披垂的棕毛)	古人将棕毛朝下的棕片连缀成“棕衣”
褐	褐(篆体)	𠂔(衣) + 葛(藤)	用葛、麻制作的粗布短衣

装材料应该为皮革材料。原因如下: 1) “裘(𠂔)”是“衣(𠂔)”的表面有毛(彡)者为之,那么无毛的皮革就是最初衣服的材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付”; 2) 如果最初的服装材料为葛、麻等植物纤维,那么“褐(𠂔)”应该为“衣”字的古汉字的最初字型。综上两点,中国最初的服装材料应该可推断为皮革材质。

那么,从中国古汉字字源学的角度看,原始服装雏形是何种形制呢? 笔者认为,甲骨文巾(巾)和带(𦏧)就能说明服装的原始形制。一方面,从巾字的象形上看,就像是一块遮盖大腿至膝部的遮盖布,而这块布的原料毫无疑问应该是皮质的,其遗制可以在中国古代

服饰中的蔽膝中看到其端倪; 另一方面,从带字的象形上看,带(𦏧)最初是系于腰间,并联结前巾(巾)和后巾(巾)的皮质腰带。而事实上,前巾与后巾的作用最初可能并不是为了遮羞,而是便于工具的携带。原始的工具均是石、木、骨等材质制作,如果用腰带将其直接或间接系于腰间,原始人在奔跑时这些工具会击打到身体的脆弱部位(生殖器、臀部、大腿根部)。因此,前巾和后巾的出现就非常有必要,它们能起到保护身体免受携带工具的伤害。基于巾和带的甲骨文分析(表 3),笔者倾向于原始服装的形制为一条腰带加上前巾和后巾组成,甲骨文带字(𦏧)就是其形制。

表 3 原始服装形制相关的部分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3 Analysis of source of som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ed to original garment shape

现代汉字	字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巾	巾(甲骨文)	巾(带子) + 巾(一块下垂的面料)	遮挡前膝部的遮盖布
带	带(甲骨文)	巾(前巾) + 巾(后巾) + 𦏧(前巾和后巾之间有扣结的皮条)	扎在腰间用以系裙的扁长的皮条

3 哲学方面的分析

服装起源研究的哲学路线是对着装的本质、条件和目的所作的哲学角度研究,这种哲学性研究最终将是指导服装起源研究的方法论。而正确的方法论,一般会得出较合理的结论。

3.1 着装的本质

认识服装的本质有三种维度,一是将着装视为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所引发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社会阶段才产生的,由此可揭示服装起源是存在决定意识的结果;二是将着装视为人类审美艺术需要所引发的,它进入到社会中时是以美学的对象而出现,由此导致的是对着装的美学本质的揭示,最终的结论是服装起源是审美意识作用的结果;三是将着装视为

人类心理需要所引发的,它的起源是为了满足人类个体差异的心理需求,最终导致的也是意识决定存在的结论。

笔者倾向于着装视为人类生存发展需要所引发的观点,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公元 1908—1970 年)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的观点不谋而合。毫无疑问,原始人类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生理需求的满足必然是他们的第一要务。而服装的雏形皮质腰带,

作为提高食物获取效率的有效工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从中国古人“衣食住行”的排列顺序就能说明“衣”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最高。现代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人之所以将“衣”的地位排到“食”的前面,主要是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礼仪之邦,非常重视衣冠制度。其实不然,笔者认为,之所将“衣”排到“食”之前,而是“衣”曾经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首先,“衣”作为一种获取生存发展的工具,排在“食”前面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没有“衣”这种重要工具的存在,“食”的获取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其次,当人们解决了“食”的问题,继而解决安全的问题——“住”就理所应当了。最后,当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人类的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手段——“行”就凸显出来。显然,笔者有关“衣食住行”排列顺序的解释完全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理论。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从“衣食住行”的排序上看,服装必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生存工具。

3.2 着装的条件

在研讨着装的条件时,一般都提及服装材质、服装制作工艺和着装动机三个方面。首先,从服装的材质方面看,学界一般认为,最初北方寒冷地区使用皮服,而南方温暖地区则使用卉服。然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从中国古汉字的字源学角度看,作为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民族,其最初的衣料材质应为皮料,随着植物纤维技术的发明,其衣料主体才由皮料转化为植物纤维制品。同时,使用植物的滕叶作为身体的遮盖物或装饰物还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服装。一方面,滕叶如果不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根本无法长久保存,无法作为身体常用的附属物存在;另一方面,滕叶所制的身体遮盖物与皮毛相比也无法显示个体的身份和地位。如在东非,首领戴臂章和用长颈鹿尾巴做成的脚环以区别于一般成员^[17]。由此可知,作为热带地区的东非,气温炎热,但在显示首领身份时还用动物的皮毛标识而非滕叶。其次,从服装制作工艺上看,骨针虽然能作为关键的工具。然而,骨针却只能运用到皮毛或纤维织物上,无法运用到滕叶上。皮毛在服装上的运用要远早于植物性纤维织物,服装工艺起源对于皮毛的运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后,从着装事实与着装动机的关系上看,服装实物产生要远早于着装动机。因此,着装动

机无法用来合理解释服装起源的问题,所作的解释也是一种辉格的解释。

3.3 着装的目的

着装的目的并不是其动机而是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于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因此,服装的起源要远早于服装意识的产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并且全身覆有毛发。同时,现代分子生物学在人类学中的运用继续强化现代人从非洲起源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论述,通过高通量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分析,进一步推断早期现代人群走出非洲的时间和到达世界各地的节点^[18]。大约在180万~200万年前人类才走出非洲,在欧亚大陆迅速扩散^[19]。

非洲处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占总面积95%以上,即使在人类诞生之初的第四纪(距今300万年以前)其气候也没有寒冷彻骨的地区。因此,原始人类完全没有着装御寒的需要。那么,促使原始人类着装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服装的价值只有站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才能窥见其本源。恩格斯曾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也创造了人类的服装。服装的雏形原始皮质腰带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成型的服装又是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

3.3.1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原始皮质腰带的重要作用

皮质腰带曾经在人类进化过程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无论何种文明或文化,不管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还是处于赤裸状态的“现代原始人”,虽然在服装上千差万别,但拥有腰带却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所以,合理地看待皮质腰带曾经发挥过的作用,要站在人类进化的视域下,进行合理的推断。

首先,脱毛是人类进化的第一步。人类属于是杂食性的灵长类动物,肉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地捕获到猎物,持续的奔跑成为人类最初的法宝。而持续的奔跑又需要人类的散热机制发生根本的改变,人类逐渐开始用皮肤进行有效的散热,成为所有陆生哺乳动物中唯一用全身皮肤散热的动物。从而,人类以赤裸的形象出现在非洲大草原上。

其次,制造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但所使用的工具需要携带,打猎的工具不仅包括石矛、投石索等,还包括切割动物尸体所用的石

刀、木刀、骨刀等。因此,需要有效的方法对切割动物尸体的携带工具。携带工具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助线状软物质将工具串联绑扎到身上,另一种方式则是用片状软物质直接包裹绑扎在腰间^[2]。笔者认为这两种携带工具的方式都能在中国传统服饰中找到其痕迹,如蹠蹠带(图2)就是兼两种携带方式于一身工具。蹠蹠带原为西域游牧民族服饰中的重要佩件,其上挂有刀、针筒、砺石等工具。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蹠蹠带去除装饰性,只保留功能性,那么它的原型皮质腰带和包裹物就是一种有效的携带工具,它应该是服装起源的本源。只不过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原本核心的物件最终成为服装的配件。



图2 金鍔蹠蹠带

Fig. 2 Golden belt used for carrying tools

最后,皮质腰带的产生促进了人类的进化。笔者认为,皮制腰带的产生是人类服装起源的原点,它最初也是一种劳动工具。德国著名的艺术史家格罗塞指出,原始腰带通常没有装饰,大概是实用的意义大而装饰的目的小^{[1]69}。而这种腰带的第一功用是携带小件的武器和工具,第二功用是作为止饿的裤带^{[1]87}。由此可知,服装的雏形腰带就是人自己生产物质生活的一种形式。它是人类在提高生存几率的动机下智慧的创造,是人摆脱动物状态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也是人取得自由的物质确证。

3.3.2 成型的服装是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

服装不仅是人类提高生存几率的重要工具,还是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原始人类毛发的逐渐退化充分说明了在进化过程中生存策略改变的重要性。然而,毛发的退化使原始人类以赤裸的形态出现在非洲大草原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存空间的缩小,一部分原始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分批次陆续离开非洲大陆,向其他大陆扩散。但是,其他大陆并非古代非洲草原那样温暖,毛发的退化又需要

人类提高抗寒能力,特别是第四冰河期的寒冷气候,使原始人类面临空前的危机。人类只有在腰带的基础上发展出部件式服装才能有效地解决这次危机,安身洞穴,生火取暖,并以兽皮蔽体^[20]成为在其他大陆生存的普遍手段(个别的低级原始文化可能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但从其人口和文化发展程度均可说明,没有服装的发明,无法从文化变迁至文明)。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服装的发明,人类将无法以文明的姿态扩展到全世界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陆地上。因此,服装真正的成型是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

那么,最初成型服装的形制又值得人们深思。作为制作服装的重要工具骨针的出现对于研究服装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30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距今2.5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的骨针充分说明,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利用兽皮等来缝制衣服,而缝制衣服的线可能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21]。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中国的服装史学者想象复原了一件原始人的服装(图3),由此可知,这种服装主要包裹躯干部位,采用皮革制成的绳带将衣服固定在身上,应该为原始服装的原型。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都有大量发现骨针的情况。如欧洲的克拉马农人、尼安德特人的遗存或澳洲土著^[22]、美洲印第安原始部落中均有骨针化石或骨针的发现。因此,笔者认为,在旧石器晚期,由于骨针在全世界广泛的出现,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原始人已经能够缝制出真正意义上的服装。



图3 原始成型服装复原示意

Fig. 3 Recovery diagram of original shaped clothing

4 结 语

针对服装起源的研究,文献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路线均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困境。整体上看,文献学的研究路线显然是古人对原始人着装动机展开的研究,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也带有古人的辉格史观;考古学的研究路线由于文物严重缺失,无法对服装起源的上限和材质进行合理的解释;人类学研究路线同样具有以偏概全的先天缺陷。笔者认为,古汉字字源学和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也许是正确解决服装起源问题的有效路线。从古汉字字源上看,与服装相关的古汉字能充分证明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它是原始人类生存的一种有效手段。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一方面,根据“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可知,服装出现的时间应远早于服装意识,因此,审美意识只能是促进服装发展的动因,而不是服装起源的根源;另一方面,根据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观点,服装何尝不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基于古汉字字源学和哲学两维的交叉分析,笔者赞同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需要,其最初的形制应为皮质的腰带,随着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最终在不同的地区产生各具特色的成型服装。

参考文献:

- [1]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GROSSE. The Origin of Art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4.
- [2] 陶园, 于伟东. 基于工具携带作用的服装起源研究[J]. 丝绸, 2015, 52(5): 71-75.
TAO Yuan, YU Weidong. Study on origin of costume based on functions of carrying tools [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5): 71-75.
- [3] 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36.
BERNARD. History of Science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9: 36.
- [4] 吴锤. 《释名》成书考辨[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7(2): 57-61.
WU Chui. A study on the completion of Shi Ming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Social Sciences), 2005, 7(2): 57-61.
- [5] 王景琳. 《庄子》内篇孔、颜形象考论: 兼谈《庄子》的成书时间[J]. 孔子研究, 1991(3): 49-54, 115.
WANG Jinglin. "Zhuangzi", the appearance of the paper: and the book time of Chuang Tzu [J]. Confucius Studies, 1991(3): 49-54, 115.

- [6] 庄周. 庄子全译[M]. 张耿光,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541.
ZHUANG Zhou. Full Translation of Zhuangzi [M]. Translated by ZHANG Genggua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541.
- [7] 姜亦刚. 《礼记》成书于西汉考[J]. 齐鲁学刊, 1990(2): 21-24.
JIANG Yigang. "Book of Rites" writte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J]. Qilu Journal, 1990(2): 21-24.
- [8] 钱玄. 三礼通论[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4-48.
QIAN Xuan. Three General Theory [M].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48.
- [9] 黄娜, 潘斌, 郑雨欣. 《礼记》成书再考[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3(11): 30-32.
HUANG Na, PAN Bin, ZHENG Yuxin. Research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ok of Rites [J]. 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2007, 23(11): 30-32.
- [10] 吕友仁, 吕咏梅. 礼记全译·孝经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428.
LÜ Youren, LÜ Yongmei. The Complete Explain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Filial Piety [M].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428.
- [11] 张岩, 郭正堂, 邓成龙, 等. 周口店第1地点用火的磁化率和色度证据[J]. 科学通报, 2014, 59(8): 679-686.
ZHANG Yan, GUO Zhengtang, DENG Chenglong, et al. The first place in Zhou Kou Dian with fir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hroma evidence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4, 59(8): 679-686.
- [12] 陈初定. 试析中国古代伪书之产生[J].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84(4): 57-60.
CHEN Chuding.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alse books [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1984(4): 57-60.
- [13] 贾南坡. 周口店遗址[J]. 文物, 1978(11): 89-91.
JIA Nanpo. Zhou Kou Dian ruins [J]. Cultural Relics, 1978(11): 89-91.
- [14] 安志敏. 中国晚期旧石器的C¹⁴断代和问题[J]. 人类学学报, 1983, 2(4): 342-351.
AN Zhimin. C¹⁴ dating and its problems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in China [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1983, 2(4): 342-351.
- [15] 陈顺芝. 六书与汉字构形[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8(2): 46-49.
CHEN Shunzhi. Liushu and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characters [J].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5, 38(2): 46-49.
- [16]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32.

- MARX.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Vol 3) [M]. Beijing: People' s Press ,1956: 32.
- [17] 乔洪, 张序贵. 服装起源之我见 [J]. 丝绸, 2003(10): 51-53.
- QIAO Hong, ZHANG Xugui. My opinion of the origin of clothing [J]. Journal of Silk, 2003(10): 51-53.
- [18] 高星. 朝向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共业: 古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交叉与整合 [J]. 人类学学报, 2017, 36(1): 131-140.
- GAO Xing.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paleo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genetics [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7, 36(1): 131-140.
- [19] 吴新智. 人类起源与进化简说 [J]. 自然杂志, 2010, 32(2): 63-66.
- WU Xinzhi.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0, 32(2): 63-66.
- [20] 叶立诚. 服饰美学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68.
- YE Licheng. Costume Aesthetics [M]. Beijing: China Textile Press, 2007: 68.
- [21] 黄能馥, 陈娟娟. 中国服饰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8.
- HUANG Nengfu, CHEN Juanjuan. History of Chinese Clothing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s Publishing Press, 2004: 18.
- [22] 刘丽君. 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及其滞后原因 [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97, 13(6): 51-58.
- LIU Liju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boriginal culture [J]. Journal of Shaot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Blmonthly), 1997, 13(6): 51-58.